

八路軍的故事

BALUJUN DI GUSHI



新疆青年出版社

目 次

生命的凱歌.....花宝书(1)

交通員王根丑.....郑思化(14)

虎口夺食.....沈克东(32)

挂紅灯.....李鳴山(45)

为千百个战友开路.....曹承云(55)

回延安.....楊潤貴(59)

夜烧飛機群.....王家凡(75)

生 命 的 凱 歌

花 宝 书

一九四一年冬天，敌人用大兵团在平西一带大扫荡。我平西挺进军为保存实力，决定立刻突围。党组织决定，所有重伤员都留在菜水十渡村，由当地报国队（即游击队）负责掩蔽，待敌人溃败之后，再送回部队。

重伤员并不多，只有十八个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但当时情况相当紧张，敌人采取烧光、杀光、抢光政策，要在西大山制造一个空前的无人区。十渡是个不大的渡口，离敌人据点最近。报国队队长魏英同志看到我们这些连爬都不能爬的伤员，心里实在有些紧张，左思右忖，拿不定主意。为此，他整整奔波了一天一夜，最后终于为我们找到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。

十渡的北山，有一个从来没人到过的山洞，洞口也不易被人发现。当天夜里，报国队员把我们十八个同志背了进去。魏队长想得真周到，特地为我们找了一盏油灯和一小瓶麻油，还有十几斤小米。临走时，他抱歉地说：“同志们，山里的粮食都被敌人抢光了，就找到这么点，先吃吧。只要我们活着，就不会扔掉你们。”

我們都用感激的目光望着他，堅信除了特殊情況以外，他們會按時送東西來的。

但是情況變得太快了。第二天，敵人竟在附近的山頭上建立起工事和碉堡來。我們頭頂上時而響着槍聲，時而傳來鬼子的叫聲。敵人隨時都可能發現我們。

這時，我們唯一的組織者和領導者——劉江指導員，已經從昏迷中醒來。他的傷勢很重，右臂被打斷，左臂和頭部負重傷，因為流血過多，常常不省人事。現在，他掙扎着坐起來，把臉朝背後扭了扭，吃力地說道：“共產黨員，青年團員，全體同志們！萬一敵人進洞，就和它拚。誓死不當俘虜。我們要有堅持鬥爭的打算，只要鬥爭，就能勝利！”講到這裡，實在支持不住，他又躺下了。

當時洞內只有我、閻栓子和老謝傷勢較輕，勉強可以走動，便成了大家的事務長兼護士。指導員把我們叫到跟前，聲音壓得很低的說：“同志們都把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了，可要很好地照顧大家呀！”

說實話，在這種情況下，黨把這樣重要的任務交給我們，我們都感到十分高興，一定要讓同志們活下去。可是當我們看到同志們的傷勢時，又有些不安了。眼下只有幾天的糧食，藥品只有一點高錳酸鉀和霉佛奴爾，每人用一次也不夠，而且沒有棉花和紗布，用什麼來保證同志們活下去呢？

指導員早就知道這情況了，他把閻栓子叫到跟前，指了指身邊那件棉衣說：“拿去拆掉，先給重傷的同志換。”我和閻栓子都楞住了。洞子這樣潮濕，沒有棉衣怎麼過冬？他彷彿明白了我們的意思，又催促着說：“去，快拿去，我還有毯子嘛！”

我和閻栓子商量了一下，拆掉棉衣，決定先給指導員換藥。可是我們還沒開口，指導員就虎起臉說：“我用不着你們操心！”

閻栓子眼珠一轉，趕快解釋：“指導員，藥還多着呢。”

指導員一動不動地輪在那里，嚴肅地望着我們，仿佛要用這目光逼走我們。我和閻栓子無可奈何，只好一個挨着一個給同志們檢查、換藥，一直搞到天黑。換完了，閻栓子對我說：“小花，今天晚上去搞點草吧！”當時我也是這樣想，地上很潮濕，弄點草鋪上多好啊！可是被敵人發現了怎麼辦？我們的生命倒是小事，暴露了山洞，就會造成滔天大禍，給同志們帶來不幸。想想去還是拿不定注意。

正在猶豫之際，外面響起了槍聲。我趕忙跑到洞口聽動靜，準備應付意外。突然，不遠處有個黑影向洞口奔來。我感到十分惊奇，這是什麼人呢？莫非是報國隊的同志？不，不象。那黑影愈來愈近了，我仔細一看，是老謝。他背着一大捆草，跌跌撞撞地扑到我跟前，頭一歪跌倒在地上。閻栓子趕緊端過油燈，低聲惊呼着：“老謝！老謝！”

在微弱的燈光下，老謝緊閉着眼，鮮血濕透了外衣。

“老謝受傷了！”閻栓子掀開他的衣服，準備給他包紮。他突然抓住指導員的手，緩慢地睜開眼睛，停了半天才說：“指導員，我……”說到这里，緊緊地合上了眼睛。

“老謝！”同志們壓抑不住心裡的悲痛，眼淚扑簌扑簌地滾下來。洞內的空氣頓時象凝固了似的。同志們拖着沉重的身體，往老謝跟前爬。

“指導員，找個地方把老謝掩埋了吧！”閻栓子一邊擦着紅紅的眼，一邊說。

指导员沒有说什么，只是望着老謝的脸，輕輕地撫摸着。之后，又把他仅有的那块毯子叫我給老謝盖上。过半天他才说：“讓老謝就躺在我們身边吧！”

我們明白指导员的意思，这就是说，讓我們不要忘記死去的战友。讓他也看到胜利！看到明天！

已经半夜了，誰都沒有睡。洞外突然传来杂乱的脚步声，还有鬼子和汉奸的对话声。閻栓子机灵地把灯吹灭，端起枪准备往外跑。指导员阻止说：“他們不进来不准开枪！”

外面的对话声更加清晰了：“进去，进去！不进去我枪毙你！”一个軍官打着官腔在威胁着。

“长官，我记得不是这个方向。”一个伪軍战战兢兢地说。

“混蛋！你不是说跑到这里来了嗎？”

“我沒看清，不一定是八路軍。”

“他媽的。滾！”那軍官罵着。

脚步声越去越远了。大家輕輕地吁了一口气。幸亏洞外都是岩石，他們沒有发现我們进洞时的脚迹。然而敌人知道这里有个山洞，是会严加戒备的。我們的活动更加困难了。

二

这以后，每天晚上总在不远处传来敌人的枪声。我們伏在洞口，看到远处山脚下有黑影在移动，想必是报国队的同志。可是，由于敌人封鎖太严，他們不能上来，一上来就会暴露。

和外面的联系被切断了。

过了十天左右，因为飢餓和潮湿的侵袭，又有六个战友先后和我們永別了。其他同志也瘦得不象个人样。每人每天只吃一把生小米，吃到肚子里消化不了，拉出来的还是完整的

小米粒。每当“开饭”的时候，同志们总是犹豫半天，才肯伸出一只骨瘦如柴的手来，颤颤抖抖地接过那把小米，一粒粒送到嘴里，象吃仁丹似的含着，含半天才咽到肚里。大家都知道，粮食已经不多了。

每当看到这种情况，我的心就象针扎似的痛。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按照指导员的指示，我们就多给同志们精神上的安慰。閻栓子，同志们都叫他“二虎”，那时刚十八岁，是个年轻的共产党员。在洞里，他算是最活跃的人物了。有闲功夫，就唱那些慷慨激昂的抗日救国歌子，要不就是说笑话，讲故事。但是，同志们的伤仍然没有好转。

晚上，指导员把二虎和我叫到跟前，问道：“这几天，你们是怎样想的？以后的日子打算怎样过法？不会叫我们啃石头吧！”

我和二虎听了直想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指导员依然那样乐观、沉着。可是细想起来，又感到自己幼稚无知，以后的事情很少想过。

二虎看了我一眼，迫不及待地说：“指导员，你下命令，我出去找部队去，保证完成任务！”我也表示同意。

指导员笑了笑，没有表示意见，过了一会才说：“冒险会带来损失。为了叫同志们活下去，我们应该发扬红军长征精神，吃草根！”

“吃草根？”我和二虎又惊又喜地望着指导员。

“对，吃草根！”指导员兴奋地坐起来说。

一会儿，我们一人提着一个布袋出去了。最近敌人很少打枪，各个碉堡里不时传出刺耳的淫笑声和咒骂声。我们的活动方便了些。

我和二虎爬出二三百米地的时候，发现前边有一片树林。有树必有草。我们又坚持着爬了一段路。哈哈，万万没想到，就在树根草丛里，发现了冻得象石头一样的烂柿子、冻黑枣。我高兴得差点喊出声来，心想：这下可救了我们的命啦！

此刻，二虎也兴冲冲地跑到我跟前，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，说：“小花，先给同志们送回一些，让他们尝尝吧！”

说罢，我们一起返回山洞。一回来，洞内立刻变得喜气洋洋。同志们每人分到一个冻柿子，一把冻黑枣，吃起来比什么都香。二虎说：“我们的生活不错吧，吃上两餐了！”说得同志们都笑开了。

失去双脚的老党员赵得胜，三天没吃一粒米，没吭一声，这时候却说话了：“同志们，我们应当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，要节约点啊！我们的事务长够辛苦的了！”

“没关系，放开肚皮吃吧，吃完再出去搞！”我大声向同志们解释道。

这天夜里，我们本来准备再出去一趟，可是同志们一定要我们休息。我和二虎确实很累，便决定明晚再出去。

事情就坏在这上面。第二天，突然一场大雪，满山满野一片银白，洞口也被雪埋进了半截。这样一来，我们根本不能出去了。如果让敌人发现了脚迹，洞子便会暴露。我和二虎急得直跺脚，后悔昨晚没有多搞一些。二虎说：“这都怨我，是我叫你回来的。”我说：“我也有不对的地方，昨天没有坚持再出去一趟。”

我们正在检讨，指导员听到了，说：“你俩没有一点错误，是我考虑不周，忘了老天爷也会和我们作对。”

他这一说，我和二虎心酸地哭起来。我们慢慢走到指导

员身边，輕輕靠在他身上。他用拷着的那只手，撫摸着我的头说“不要哭嘛，来，我給你們講个故事。”

听说指导员要講故事，许多人爬到他身边。有的咬着牙坐起来，有的側着身子，用肘子支撑着身体，靜靜地听着指导员講紅軍长征时爬雪山、过草地的故事。講到紅軍搶渡大渡河时，他忘了伤口的疼痛，仿佛被打断的那只胳膊也要一挥而起。然而奇怪的是，指导员是飞渡泸定桥的十八勇士之一，却没有提到自己一个字。当我追问时，他只嘿嘿一笑，说：“这有什么可说的。”我和二虎瞪大眼睛入迷地听着，好象也在长征路上经受了一次严重的考驗。不知什么时候，眼泪止住了。我暗暗下了决心，要学习指导员英勇頑强、不怕牺牲、战胜困难的精神。

三

两天以后，同志們仍然沒吃一口东西，餓得实在支持不住，就爬在岩壁上喝几口凉冰冰的水。凉水喝多了肚子要痛，而且对伤口有影响。有的人不喝水干脆靜靜地躺着，不说一句话。我和二虎正要給大家唱歌，指导员把我叫到跟前，悄悄地对我说：“小花，你去看一下，还有多少黑枣。”

我提着口袋，走到角落里，把黑枣倒出来，一个个拿过来，又一个个拿过去，左数右数，不多不少，整整三十个。三十个黑枣頂什么用！現在洞里共十一个人，每人平均分不上三个。

数着，想着，我的手不禁顫抖起来。当我把数字告訴指导员时，他搖搖摆摆地坐起来，用异样的声调重复着说：“三十个，三十个！”他好象也在計算着，每人该分多少。

过了半天，他才大声说道：“共产党员，三天不吃东西，繼續坚持下去！”接着嘱咐我说：“小花，把黑枣給同志們分一分。”

“指导员，我也不要！”当时我是青年团员，我应该和党员一样地严格要求自己，讓其他同志多吃一些。

指导员同意了。我又计算了一下，除了四个党员和我，剩下的六个同志，正好每人五个。

可是当我把黑枣送到他們手里时，却没有一个人肯吃。他們用呆滞的目光望望指导员，望望我，又望望黑枣。我便催促着说：“吃，吃呀！”

还是没人动手。他們把五个黑枣在头前放着。这时，一个同志突然大声喊到：“要吃，大家都吃！我們不能特殊！”

“对，大家都吃！”其他几个人也附和着。

指导员只好爬到每个同志跟前劝说：“吃吧，吃了就是我的好同志。”

“指导员，你先吃，你是指導我們坚持斗争的。”同志們都把黑枣往指导员的手里塞。指导员沉思了片刻，在每个人的手里拿了一个，最后一看，他反而多了。可是他沒吃，悄悄地把六个黑枣压在枕头底下。

四

大約又过了两天，雪的表层一化一冻，结成硬硬一层冰壳。按说，这是我們出去找食物的好时机，可是我和二虎已经餓得几乎不能动了，甚至连呼吸也感到相当吃力。但是一个革命战士的责任感鼓舞着我們又爬了出去。

山谷里，刮着刺骨的寒风。我們在凉冰冰的雪地上爬一

段歇一会儿。头晕得实在厉害，好几次昏迷过去，醒来了又向前爬。这次找食物困难就多得了。要扒开雪，才能摸到，找完了，又要把坑填起来，以免露出痕迹。翻腾到半夜，收获不大，但已够同志们吃一天了。我和二虎打了一下招呼，决定往回返。可是二虎由于用力过猛又昏迷过去了。我心里一急，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劲，一口气把他驮回洞里。过了好半天，他才清醒过来。我忙把暖化的柿子从怀里掏出来递给他：“二虎，先吃点吧！”他摇了摇头，喘息着说：“给同志们先吃吧！”同志们吃了些东西，精神又振奋起来。

以后几天里，我和二虎每天都搞回一些冻柿子和冻黑枣。因为天天夜里出外，穿得又单薄，我们突然发起高烧来，伤口也开始发炎化脓。为了叫同志们吃饱，我们仍然坚持着天天外出。同志们发现我们带病工作，都感到十分不安。每当我们出去时，他们都在那里坐等着；我们不回来，伤口痛得再厉害，也不轻易躺下。我们本想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做，然而指导员带头忍着痛坐着，我们又有什么话可说呢？

应该担心的不是我们，而是指导员。他的伤口开始腐烂了，并向全身蔓延，威胁着他的生命。每天夜里，我躺在他身边，都发现他翻来复去睡不着。当我问他时，他说：“小花，你睡吧，我在考虑事情！”可是我怎么睡得着呢？我是多么想分担他的痛苦啊！

几天以后，他却叫我做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。

“小花，把刺刀拿过来。”

这突如其来的话，使同志们都感到惊异。我迟疑地往他跟前走去，吃惊地望着他。前些日子，他跟我讲过，要把腐烂的地方切掉，以免影响身体的其他部分。当时我觉得

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。要知道这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啊！难道今天他果真要那样做吗？我不敢想下去，随即把刺刀藏到身后。

指导员突然笑起来了：“过来嘛，给我动动手术！”说着把那只胳膊朝着我转过来。

“指导员！”我扭过脸，不敢看他。

“没关系，你尽管切，我不会喊一声痛！”指导员仍然平心静气地说。

我正要拿起刺刀动手术，洞里突然爆发出山洪般的喊声，“不能切！”

指导员简直发脾气了，“花宝书，我命令你切！”

这时，我的手突然发起抖来，小心地在他臂上切了几刀。同志们屏住呼吸，洞里显得那么严肃和宁静。大家关切地望着指导员的脸。但是出乎意料，指导员竟一声没吭，有时只是扭一扭脸，不让同志们看到他的表情。

动完手术之后，指导员笑着说：“这下可利索了！”

同志们望着指导员的脸，都沉默不语。大家被他的坚强意志感动了。

五

两个月没吃一粒粮食，加上疲累，二虎终于病倒了。有天夜里，我们又要出去，指导员严肃地阻止道：“不能出去，你们不要命了吗！”

二虎说：“指导员，没关系。”我也想说什么，却被指导员的一声命令给挡回来了。

这天夜里，我一觉睡醒，发现指导员的被子里是空的。

我立刻爬到森林里，发现他躺在一棵树底下，已经昏过去了。他的头枕着胳膊，咀叼着口袋，用他那只受伤的左手抓着一把带雪的黑枣，看样子，正往口袋里装呢！我忘了当时的处境，大吼了一声：“指导员！”突然，一只大手捂住了我的咀，原来二虎也赶来了。他严厉地瞪了我一眼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！”

我们把指导员背回洞里。他醒来以后，要同志们往他眼前凑近一点。从他说话的声调里，我们突然感到有一种不祥的迷雾笼罩着整个山洞。

他微微睁开眼睛，一种不平常的微笑挂在咀角上。他朝四周望了望，停了半天才断断续续地说：“同志们！……继续……坚持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慢慢地合上了眼睛。我和二虎同时喊了声“指导员”，便一头扑到他的身上大哭起来。所有的人都沉痛地低下了头。

那一天是一九四二年二月五日。从进洞算起，指导员领导着我们斗争，整整七十天了。

老党员赵得胜擦干眼泪，高喉大嗓地说：“同志们！不要哭了，我们应当遵照指导员的遗言，继续斗争下去！”

说罢，洞内响起一片壮烈的歌声：

起来，饥寒交迫的奴隶，

起来，全世界的罪人！

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，

作一次最后的斗争！

.....

虽然大家都把嗓子压得很低，但是歌声中却蕴藏着无穷的生命力，闪耀着生命的火花。这是生命的凯歌！

六

自从指导员和我們永別之后，我們又繼續堅持斗争了一个多月。

外面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紧张了，連日来，枪声不断，一陣紧似一陣。但是同志們的脸上並沒有絲毫恐怖的表情，都知道我們的部队已经开始了大反攻，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了！

那一天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是三月十七日。我在洞口朝外望着，山坡上的野花开了，春天来了！山谷里虽然仍旧响着枪声，却是稀稀落落的。

我猛然发现远处奔过来几个人，从穿着看就知道是自己人。我急忙跑回洞里。同志們听说来了自己人，紛紛向洞口爬去。这时候，那些人已经进来了，领头的原来是魏队长。他已换上了軍装。后面的是我們团政委和其他干部。我們高喊着：“政委……”多想把三个多月的情况都告訴他，这时却連一句话也说不出來。同志們的眼睛里閃着激动的泪花。

政委和我們一一握手。我发现他的眼睛也紅潤了。我猛地想起指导员的枕头底下还有把黑枣，赶忙拿出来递给政委。他接到手里，細心地数着：“一，二，三，……”整整六个。

二虎猛地扑到政委的怀里，哽咽着说：“政委，刘指导员……”其实不说他們也明白了，牺牲的战友都躺在我們身边。

在政委的帶領下，全体同志默哀了三分鐘。最后政委講道：“同志們，你們堅持斗争了一百二十天，今天胜利了。你們是党的宝貴财富。今后，我們要更好地战斗！牺牲

的战友，安息吧！”

当我们离开山洞时，魏队长告诉我们，敌人的大扫荡相当残酷，闹得鸡犬不宁。报国队的同志再也呆不下去了，有的参了军，有的被敌人抓去后壮烈牺牲了。上级多次指示要把我们抢救出去，但由于敌人封锁相当严密，几次都没成功。

其实不说，我们心里也明白：党，时刻在关怀着我们；我们，也时刻想念着党！我们永远跟党走，永远跟着党战斗！

交 通 員 王 根 丑

郑 思 化

一个人一生，总有一些使自己难忘的人，或者难忘的事。我一生，最使我难忘的人，要算是交通员王根丑了。

我认识王根丑，是在一九四〇年春天。晋西事变以后，卖国贼蒋介石和阎锡山，公开地走向了投降妥协的道路，猖狂地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攻，企图消灭我抗日人民武装力量。在这民族存亡关头，我八路军一二〇师，奉命到晋西北，配合当地人民武装，开辟革命根据地，坚持抗日斗争。我们一面集中主力打击最凶恶的敌人和汉奸武装；一面派遣干部和部队，到敌占区去，发动群众，争取伪政权、伪组织，积极开展对敌斗争。我就在这时，从一二〇师政治部，来到清源、太原、徐沟一带敌占区，做敌工站工作。为了更好地开展斗争，我们在敌占区工作的同志，都化装成当地农民，或者做买卖的，经常出没在敌伪据点里。开头，我们的任务是向群众宣传团结抗日的道理，扩大我们的力量，在敌伪内部争取一批有民族气节的人，或派自己人打进去，做抗日“内线”工作。

一天晚上，我们在王家堡村王老大娘家里，动员一批青年学生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去。王老大娘的家离伪村公所约摸一公里。为了防备敌人的袭击，我们派出一批群众骨干，

在院子外面“望风”。

动员会开到一半，我正向那些青年学生交代情况，在外面“望风”的王小荣，急忙跑进屋来，小声地对我说：“郑同志，有个村警朝咱们这边来了。”我跟他出去一看，朦胧的月色下，一个身材高大的村警，迈着大步急急地向我们这边走来。过去的经验告诉我，在敌占区内工作，必须时刻提高警惕。我叫王小荣上前去看看，究竟是干什么的。

王小荣走了几步，拦住了来人，提高嗓门问道：“喂，根丑哥呀，这么晚了还到哪儿去？”

“小荣，我向你打听点事！”那人压低嗓门焦急地说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知道不知道？……”他吞吞吐吐地说了一半就停下了。

“知道什么呀？”王小荣追问道。

“我听说咱村住着个……”他憋了半天，才用手偷偷地比了个“八”字说，“我有要紧的事找他。”

“到底是什么事呀？”王小荣沉着地问。

“哎，小荣，你还不知道大哥的为人吗？快告诉我，是非常要紧的事，晚了可了不得呀！”他以非常信任的口气说。

他有什么事告诉我呢？这个人叫王根丑，是我们争取的对象，过去也对他做过一些工作，从表现来看还是不错的。他是本村人，十二岁就失去父母，成了孤儿，在地主的皮鞭下长大的。二十岁那年，他再也忍受不了这牛马不如的生活，离开了地主的家。从此，他今天这里，明天那儿，帮助贫苦的农民兄弟干活。他有的是力气，再重的活，他也能干。